

五十四年

內幕新聞

第

18期

內幕新聞

叢刊第六輯

和平前途的暗礁

「遷都問題」引起的糾紛

共軍將在何處渡江

釋放張學良的波折

張楊恢復自由問題

和平代表團出行不利

共區的新幣——人民票

宋國舅何以下台

平津四位新市長

岡村寧次應該判刑

秘密使者黃紹竑

上海人的自救

天府之國的憂慮

中共怎樣處置金圓券

和平前途的暗礁

朱然

最近的大局，仍然沒有新的發展。大家所最關心的是：南京當局是否接受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但是，我們每天從報紙上所看到的消息，却祇是政府與中共雙方的發言人互相指責，而京滬的所謂「人民和平代表團」，有的還沒有與中共當局洽談，有的則根本沒有動身，連人選也沒有決定。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自然希望能夠實現永久的真正的和平，可是，為什麼和平不能夠實現呢？

第一，中共方面認為蔣總統的引退是一種「陰謀」，「解放區報紙評論蔣介石引退並由李宗仁代理偽總統一事，認為全係出自美國政府授意。美國政府的支持李氏為副總統時即已蓄意有此種目的。解放區報紙並提及南京外國通訊社所謂蔣氏未宣布正式辭職，將仍有返京可能。同時，蔣氏在未引退前將陳誠、薛岳、朱紹良、余漢謀、及張羣等著名軍閥安插於華南各省，此種事實，殊堪注意。凡此足見國民黨反動派的南京政府對於真正民主和平並無誠意」。《陝北中共電台一月廿二日廣播》。事實上，蔣介石的「引退」，既非正式辭職，而且，目前政府軍隊差不多都是蔣的嫡系，顯然的，蔣依然在前台控制着南京政府，指揮着華南各省的

軍隊，而李宗仁祇是站在前台的代理人而已。由於這一點，中共便不敢相信政府有和平的誠意。

第二，蔣介石「引退」後，李宗仁為着爭取民心，宣布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等政治犯，開放言論，撤銷剿總，撤銷特刑庭及解散特務組織等，但事實上，這祇是口頭說說而已，張學良、楊虎城依然未見釋放。至於開放言論，也沒有具體的事實表現。而當局一方面在釋放政治犯，一方面又在逮捕民主人士。由此可知，政府的求和，祇是一種姿態，如果中共堅持八項條件，政府可能繼續作戰。李代總統曾於二月一日召集師長以上將領開會，囑彼等留駐原防，繼續備戰，以待和談的結果。顯然的，政府這種「備戰求和」的政策，是無法獲得真正的和平的。

第三，「戰犯」問題也是國共恢復和談的暗礁。中共發言人於一月二十八日發表聲明，表示：「除了逮捕日戰犯岡村寧次以外，你們必須繼續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人，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權威人士聲明中所提四十三個戰犯，你們務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即以縱匪論，絕不姑寬」。政府發言人於三十一日答覆說：「我們以

為今天雙方既是要準備進行和談，同時政府方面，又已承認願意以中共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舉行談判，那麼所有提出的條件，當然都應該在會議中才舉行的會議」。中共執行，然後才舉行會議」。中共發言人則於二月五日加以答復，堅持懲辦戰犯：「我們認為必需在第一條件中，增加懲辦日本戰犯一個項目。這樣，第一條就有兩個項目：（甲）懲辦日本戰爭罪犯；（乙）懲辦國內戰爭罪犯」。又說：「但是既然你們聲明，叫你們馬上逮捕這些東西顯然頗有為難之處，那麼也罷，你們就防止他們逃跑罷，千萬莫叫這些東西逃掉」。現在，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已於一月廿六日被國防部軍事法庭宣佈無罪，並且於一月三十一日接受麥克阿瑟命令，又將日本戰犯二百六十名連同岡村寧次一起運送回日本。無疑的，岡村寧次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是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政府輕輕地把他釋放，實在是一個失策之舉。現在，中共已要求將岡村等移交政府將如何應付，確是煞費躊躇的。不過，無論如何，由於岡村的釋放，蔣的引退，使「戰犯」問題更趨複雜，李宗仁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便無法打開國共和談的大門。

當然，和平的一時不能實現，原因很多，但上述三個原因是其肇本者。

本來，要兩個制度不同而又內戰二十多年的政黨，互相諒解，互相讓步，實現真正的和平，建立聯合政府，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國共雙方優劣形勢已與兩年前迥然不同，目前中共挾其戰勝的餘威，自然希望一舉而下南京，打垮國民黨政府，以實現其「解放人民」的革命。而政府方面，儘管軍事力量已被消滅大半，政治貪污無能，經濟危機未已，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但也不願意白白放棄半壁江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正是適當的寫照。這樣看來，大局在目前暫時是一個「拖」字，恐怕還要經過一段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過程，才能達到永久的真正的和平。

菲島「投資地」

多少富豪迷

據馬尼刺方面消息，中國富豪「四大家族」，將在馬尼刺設立銀行、工廠、大公司等等，而有力投資者香港中華廠商會副理事長徐季良，亦抵菲島。最近方才回到香港。

關於「富豪」投資於菲島，徐亦承認，他說：「當下機時，即有投資該地，籌設大工廠、公司的代理人約見，他們的計劃很龐大，資本雄厚。徐認為菲律賓是一個很有利的一投資地」，很適宜開設日用品的大工廠，但比之香港，還是差不多。

和平代表團出行不利

戴宗

蔣總統「引退」後，行政院會於一月廿一日任命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鍾天心、彭昭賢五人代表政府與中共開始和平談判，並將名單廣播，徵求中共同意。中共的廣播，指出彭昭賢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C」派主要幹部之一，也是重要的戰犯，認為中共不能接待這樣的代表。因此與和談討論有關的人士及集團多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裂縫甚大，極難拉攏。更有若干人表示：「老實說，和談太遲了」。被稱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也意興闌珊，認為渠除辭職，無他途可循。而「和平將軍」張治中，也於一月廿六日匆匆飛返蘭州，雖然他發表談話，表示和平尚未絕望，但是無疑的，目前張治中是相當苦悶的。他的返蘭，至少顯出和談尚有若干困難不曾打破。

李代總統為着打開這個僵局，便於一月三十一日晨乘「追雲」號專機來滬，徵詢滬上社會名流對促進和平的意見，經過一番密談後，便決定邀請顏惠慶、江庸、章士釗、陳光甫、冷適等五人人民代表，過往北平與中共洽談。

顏惠慶等五人，據說準備攜帶具體和平方案，與中共作重要商洽。但江庸對記者否認此說，謂他們的目的僅在敦促中共迅速派定和談代表，決定舉行和談的時間地點。關於五代表人選，江庸、章士釗、顏惠慶三氏亟願為和平奔走，均無問題。顏氏以年邁體衰，將邀醫生隨往。冷適則以江蘇省議會即將開會，無法脫身赴平，陳光甫是江浙財閥，與孔宋豪門有密切的關係，自知中共未必會歡迎他北上，所以索性表示不願隨往。

到了二月二日，李代總統代表甘介侯，再度來滬，三日下午五時，邀請五代表晤談，轉達李代總統意志，催促五代表早日飛平促成和談。會商內容與會者都守口如瓶。冷適到後匆匆離去，據說他不能接受此項使命。至於遞補人選，曾屬意張元濟，惟張氏以年事過高，未允所請。

甘介侯於四日晨飛京覆命，旋於下午二時半返抵上海，他透露顏惠慶等五和平使者飛平日期就在兩三天內。邵力子應李代總統及顏惠慶之邀，決定與顏等一同飛平，與中共方面作初步的接觸。

五日晚，甘介侯正式宣布：顏惠慶等和平使者團決於最短期內離滬飛平。使者團名單略有變動，除顏、章、江三人外，更增聘侯德榜（永利公司總經理），歐元懷（大同大學校長），凌憲揚（滬江大學校長）三人。此外，邵力子和甘介侯也將以私人身份同往協助。甘氏說明這個使者團只屬「叩門」性質，其終極目的也只是敦促中共及早推派和談代表以及指定和談地點與時間，俾進行正式和談。甘氏復說明冷適陳光甫辭不赴平完全是自動的，並非外傳中共拒絕他們兩人前往。

據說：上海方面四日以無線電話與北平區軍事管理委員會主席葉劍英接洽，葉氏已允招待上海和平代表團，惟規定三點：（一）談話須守秘密，非經許可，不得向報界發表。（二）不准新聞記者隨行，（三）以人民代表的資格來平，不得代表政府。又據有關方面表示，邵力子可能短期內赴平，中共已有非正式表示歡迎。

但是，中共方面對於人民代表團前往商談局部和和平，雖然表示歡迎，而對於官方人士，却拒絕前往。中共發言人聲明：「如果上海顏惠慶、章士釗諸先生是以私人資格前往北平參觀，並於國是有所商談，則北平市長葉劍英將軍準備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聲明：「代表團之唯一任務為從事敵鬥，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平代表，並決定和談之時間、地點，以便政府代表團前往開始和平商談」，則中共早已聲明，和平商談的準備工作尚未做好，目前無從談起，我們對於任何方面的人，暫時均不準備接待。至於甘介侯這類從事「和平攻勢」的政治煽客，他只有資格在南京、上海一帶出賣其「和平攻勢招牌」的美

國製造的廉價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歡迎這種貨色，對不起，請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販賣私貨，則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驅逐出境」。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

陳光甫，顏惠慶，章士釗，江庸，（自左至右）會商赴平與中共洽接步驟。

共軍將在何處渡江？

曾烈家

可能的渡江地點有兩處，一在鎮江的對岸，

一在蕪湖對岸荻港之間。

「五月」渡江「八月」渡江都已是揭穿了的話，可是，儘管來自長江前線的軍事報導都一致的說，前進中的「華東解放軍」陳毅部和「中原解放軍」劉伯誠部都已先後回撤，但是，從整個的戰略形勢來看，無論是軍事的，政治的，中共軍隊之渡江，仍舊是必然的事。最早的估計，渡江的口岸最好是在漢口的上游，長江和川江的交匯之點，荊門，宜昌，沙市，巴蜀之間。

因為在這一地區，江面最狹；北面是鄂西北的桐柏，伏牛山區，南面是洞庭湖的沼澤地帶，最好利用；而就人事方面說，這長江川江之交，又正恰像是中央力量與地方力量的分水嶺，錯綜複雜，運用之妙，大存乎一心。

爲了這只渡口，中共方面的彭德懷，劉伯承，陳賡，孔從周等都會在此地效法過諸葛武侯的故事，明修棧道，費盡心機，在國民黨方面，以前第十綏靖區司令官康兆民爲代表，也曾經爲了報告「知遇」，「鞠躬盡瘁」。

可是，沒曾料到猛地殺出了一位關雲長，水淹七軍，活捉于禁，

連風以老到見稱的曹阿瞞都打算選

都許昌，暫避鋒銳，這便是濟南易手以後的徐海會戰和淮蚌之役，竟然掀起了全國神經中樞所在的京滬沿線的騷動。而經過徐海，淮蚌兩大戰役的中共軍隊主力陳毅和劉伯承兩部，在迅速的整補以後，又以嶄新的部署，分兵前進，一時只見鄂東多事，豫南吃緊，使人憑添中共將要分向武漢南京進出，迂迴合圍的感覺。消息傳來，祇是首都一片的緊急疏散聲。而武漢方面則更是人心惶惶，金市暴漲，謠言滿天飛，生民無甯日，連累得夙有「小諸葛」之美稱的白建生上將，也不得不以「格殺勿論」來急挽狂瀾。武漢亂糟了，可是接近官方的消息宣稱，白建生上將的部屬，已經回駐確山，駐馬店，黃梅，廣濟「無恙」，潢川信陽沿路也告「肅清」。

南京撤空了，據二月六日晚陝北新華社電台廣播，截至目前爲止，在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的地區，只有儀徵，靖江，和南通等三個縣城還未「解放」，——不過，就我們所知，儀徵，靖江的政府軍隊都會一度撤守，現在已成真空，南通守軍也已自動轉進——可是，渡江

云云，迄今尙寂無動靜。

幸而，「渡江」云云，迄今尙寂無動靜，我們倒還不妨偷空來先看看江防。

不久以前，桂永清和湯恩伯的爭執，今日看來，似乎已有明日黃花之感。桂的主張是陸軍佈防北岸

的第一線，海軍巡弋長江作爲後衛

的辦法是除了由海軍艦艇巡弋

弋江面，担负起防守長江第一線的

任務以外，陸軍則全部撤回江南。

就戰略佈署來說，比較穩健可靠的

辦法，應該是屬於桂永清氏的那一

個方案。可是，事實告訴我們，長

江北岸除了僅有的一部份小部隊以

外，政府方面的主要戰鬥力量，幾

乎已經全部南撤，因此，記者愚昧

，認爲這應該是不屬於「戰略佈署」

的一種行動。因此，在北平的和平

成功，而且被譽爲榜樣之後，外籍

的通訊社就發出戰事可能繞道京滬

而在湖南，江西，福建一線開展的

消息。因此，以桂永清爲首的海軍

艦艇，在過去的內戰當中雖然一向

少有損失，相反的在不斷的獲得美

國方面的補充，「養兵千日」，在來

日的江防大戰中正可「用兵一時」，

可是江蘇省的丁治磐主席却以軍人

的身份公開說明，一千人左右的共軍部隊，隨時都可能用帆船南渡長江。根據蕪湖方面的電訊相傳，蕪湖對多的中共部隊，最近又徵集了汽船多艘，木船百餘有所活動。我們前面提到謝雲長，提到諸葛武侯，眼前，又似泛起了一種三國時代的東吳呂蒙白衣小櫓夜襲長沙圖。

首都衛戍司令部的發言人對聯合社的記者說：中共軍隊在長江北岸的任何據點都並沒有強行渡江的企圖，在目前，強行渡江的時機還未見成熟，中共軍隊暫時當還不致如此硬碰，倒是那些「白衣小櫓」卻頗有可能。

就江有一隅來看，渡江口岸，可能的有兩處，一在鎮江內對岸，江面狹窄，易於滲透，而且一過來就是鎮江，馬上可以淹襲重慶切斷京恩，不過，政府方面在這一地區裏面所配置的防禦力量也可能較強，中共在這裏茅山區所學有的地方力量，還不多深厚。另一處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蕪湖對岸荻港之間，這裏的江面雖說比較鎮江對岸爲寬，可是北有無爲，南有涇縣，歷年所聚積起來的中共軍事資本，比較雄厚，可爲承腰手應，而且，假如一旦「白衣小櫓」得手，則更不啻斜刺里襲了南京上海杭州，更可能的還有輕舟來自海上，登陸浙東，與國防部當局也不否認的天目山區裏的中共地方武裝相配合，其戰略收獲，當更較前者從鎮江對岸渡江爲強。

釋放張學良的波折

續談



論如何，他是最主要的一個人。有人對於他在「西安事變」以後，親送蔣委員長回南京的事，說他「舉動輕率」。

自從李宗仁上台代理總統職務以後，曾於一月二十四日手諭：「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訓令孫參謀長辦理，並另電令陳誠主席知照」。李代總統已將此事交由總統府參軍處辦理，另飭空軍總部派機分赴台灣及重慶接張楊兩氏來京，共商國是。並有電分致陳誠主席及楊森市長，轉飭撤銷監視，先行恢復自由。

無疑的，張學良楊虎城是「西安事變」的主角，他二人的恢復自由問題，向來就引起全國各方人士的注意。現在，李代總統既然下令釋放全國政治犯，那末，張楊二人的釋放，當然不成問題了。

張學良將軍，在中國抗日戰爭中，雖未躬親參加戰爭，而對於抗日的策動，無

張氏十三年來，曾數易其地，由溪口而漢口而息烽，抗戰勝利後移居台灣，亦已二年多了。在這期間，他把全副精神放在二百餘種書上，最初是一位姓步的老先生給他講解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對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思想有了相當認識之後，開始研究中國歷史的盛衰原因，找出一些解答現實問題的真理。讀至漢史，他覺得離現實太遠了一些，於是又改從明清的近代史研究起，讀過的有中國近代史，中華二千年史，清代通史，明季南略，明亡野史，中國史論集，東北通史，翦伯贊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等四十二種。因為在油燈下看書，把目力損壞了，只有四十七歲的年紀，就戴上二百多度的眼鏡了。

讀書之餘，他把精神寄託於園藝，和養魚，及釣魚。上，種的番茄特別大，自己焙茶，親手製臘肉。張氏無聊時常去狩獵，且好吟哦。

他住在台灣新竹縣屬的井上溫泉，住的是日本時代高級官員避暑的別墅，堂皇富貴，吃的中西菜都有，頗為適意。張氏雖然健談，但在目前，他還是避免論及時局。可是對國內大小事件，都並不生疏，因他每天看的各種報紙很多，報紙上任何一件別人所不看的小新聞，他都不放過。他除讀書做詩看報外，還喜打網球，好勝心很強，打球是許勝不許敗的。

和在抗戰時期在江西，貴州息烽一樣，這些日子，少帥與趙四小姐沒有分離過。趙小姐美艷而賢淑，固能給張氏莫大的慰藉，而且她還能幫助張氏整理抄錄筆記，提高張氏讀書研究的興趣，所以，從前攻擊她的人現在也欽佩她的偉大了。

張氏今年已四十七歲了，現在是二個孫子的祖父，他所有四個子女，隨他的夫人于鳳至女士住在美國好萊塢附近。大公子闖珊因病未

婚，次公子闖瑜現服務美國某大公司，已結婚，養了二個孩子。三公子闖璘是趙四小姐在一九二八年生的，現在美求學，長女闖英已與一留美東北青年結婚。

台省主席陳誠於一月二十七日對記者說：「釋放張學良的命令，仍未收到」。新聞報卅一日台北訊說：「釋放張學良命令已到，井上溫泉外圍警戒線已撤除，看管張氏達十二年之國防部專員劉乙光，將與張氏告別。據張氏表示，離台後將往北平訪問舊友，對政治已完全不感興趣。至離台日期，須候莫德惠來台後決定」。

到了二月二日，陳誠會電李代總統，謂「日內即可釋放張學良」。但李代總統私人代表程思遠於四日下午乘車代表程思遠，據說：「關於釋放張學良的事，亦將與陳有所解釋」。程氏又稱：「對釋放張學良事，原則無問題，因蔣總統引退前對此曾有指示給李副總統。現在成問題的是技術方面，我回京後大概可以釋放了」。

張學良為何遲遲未見釋

放呢？據可靠方面透露：李代總統雖然下令釋放張學良，但台省主席陳誠本來是主戰派健將之一，對於國共恢復和談一事非常反對，而對於釋放張學良一事，亦不以為然。所以，雖然釋放張學良的命令已經到達台灣，但陳誠仍不肯把張學良釋放出來。而張氏的唯一知交莫德惠，也就在滬稱病了。李宗仁對於陳誠的故意留難，大為不懌，不過，由於他的政令不出都門，也就無可奈何，只好派出私人代表程思遠前往台灣，向陳誠解釋，勸其勿為己甚，接受李宗仁的命令，把張學良釋放出來。

現在，立法院秘書長程克文奉李代總統之命，於二月七日晨由京專機飛滬，專訪莫德惠，商談釋放張學良的手續。莫德惠已決定於八日搭中航機啟程飛台，進行迎接張學良返京事宜。但是張學良的何時釋放，大概仍是一個疑問。

至於張學良釋放後的動向，據他自己表示，對政治已不感興趣，而願意在大學裏教授明史，將來張氏是否會「東山再起」，重新做一個風雲人物，目前尚難斷言，這只有留待將來的事實來解答了。

x x x

票民人幣新的區共

~~~~~平北自寄人鳳~~~~~

(北平通訊) 隨着共軍勢力的擴張，人民票這一種新貨幣，已代替金圓券在各地行使了。在一般的心目中，共區的貨幣只有「抗幣」，「邊幣」和「北海幣」，「人民票」這一個名詞，還是很少聽到。究竟是怎樣性質的一種通貨，值得向讀者報告一番。

人民票這一種新貨幣，是在去年十二月一日才開始發行的，在抗戰以前，共軍「解放區」有「華北解放區」，「東北解放區」，「冀察熱解放區」，「晉綏邊區」，「陝甘寧邊區」，「中原解放區」，「華東解放區」等七個單位，每一個「解放區」都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分割與封鎖，在經濟上自然不能發生聯系，因此不可能也不需要統一的貨幣，所以每一地區有一個地方性的銀行，有一種地方性的貨幣，例如「東北解放區東北銀行」有「東北幣」，「晉察熱遼邊區長城銀行」有「長城幣」，「晉冀察邊區銀行」有「晉冀察邊幣」，「晉綏邊區西北農民銀行」也有鈔票，「陝甘寧邊區銀行」有「陝甘寧邊幣」，「中原解放區中州銀行」有「中州幣」，「華中解放區北海銀行」有「北海幣」，種類繁多，及至抗戰勝利以後，共方乃開始從事貨幣統

一，但因為戰事未停，進行多受阻礙，到了前年共軍開始反攻後，隴海路以北地區逐漸打成一片，相互間的貿易聯系與物資交換日益發展，而貨幣的不統一，與比價的不固定成為發展貿易的障礙，共方乃深感貨幣統一的刻不容緩，在去年一月間乃規定西北農民銀行貨幣為西北解放區(包括陝甘寧及晉綏兩個邊區)的統一貨幣，四月間「晉察冀解放區」與「晉魯豫邊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又規定北面「晉冀察邊區」與南面的「冀南幣」互相比價通用。及後又規定華北，華東，西北等地的貨幣互相比價通用，初步的統一工作已經完成，後來開封鄭州易手，華中與華北西北華東各地又發生聯系，這幾個區域的貨幣統一又有必要。

因此，共黨領導下的「華北人民政府」，「山東省政府」，「陝甘寧邊區政府」，「晉綏邊區政府」乃會商同意，決定統一華北，山東西北三區的貨幣，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以「華北銀行」為總行，並於去年十二月一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簡稱新幣又名人民票)。或許有人要問：人民票

是採取金本位？抑銀本位？那末，你便猜錯了，人民票不是採取金本位？也不是銀本位？而是管理本位。為什麼不用金銀作本位呢？因為在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銀行都可發行鈔票，乃以金銀作準備金，以便人民兌現，後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金融資本獨佔一切，只有中央銀行及獨佔的大銀行才可發行鈔票，這一種鈔票多不兌現，只要管理得法，不增發鈔票，自然不會貶值，有沒有金銀作準備已沒有關係，人民票既然統一發行的，只要嚴格管理，自然不必用金銀來支配社會生產和商品的流通。同時，因為中國國際貿易，年年入超，國際收支，長期逆差，最近更有大量金銀外流，如採用管理本位，不允許外匯自由市場，國內通貨與外匯不再有直接關係，國際貿易支出主要的物資的輸出和無形收支數額來決定，則可以減少中國財富的外流。

或許還有人要問：人民票每一單位的價值多少呢？譬如金圓券，它不是規定有多少含金量嗎？金銀本位的貨幣，每一單位的價值，可以從含金量含銀量表現出來，管理本位的貨幣，每一單位的價值，只能從所能購得的物資表現出來，在各個市場中，因為物資數量不同，所以它的價值也不同。它和金圓券的比率，各地均有不同，有的地方是三比一，有的地方是一比一，這種原因是由於金圓券的購買力在各地不同所致。在平津各地，因為金圓券充斥，物資缺乏，所以比價較低，在鄉村因為金圓券流通較少，所以比價較高。

## 中共趕緊修路

中共現在各地趕緊修公路及鐵路。山東一千五百餘里公路，修路工程先後費時不過一個月。除了公路外，並有附鐵路轉道八十九處，橋樑三百八十座，現東至黃海海岸，西至運河邊，北至膠濟路，南至防海鐵路，已公路四達。在濰陽，全體鐵路員工夜以繼日的突擊趕修下，從濰陽向四週輻射的各主要鐵路綫現已大部通車。迄十一月十七日止，濰(安)吉(林)，濰(順)安(東)，濰(順)撫(順)等線均已正式辦理客貨運送。在修復工作中，鐵路員工曾創造了許多光輝的範例。





# 宋國舅何以要走

周念舟

「經建」無建樹，軍事太外行，乘時找替身，乘機做「特使」。

宋國舅是蔣總統準備南遷佈置的一張王牌，然而，在南京搬家的時候，宋國舅却下台了。

去年除夕，宋國舅有南京之行，翌日下午，即又匆匆返粵，人間京情如何，國舅大搖其頭，連招待記者照例吹一番的勇氣也沒有。他去南京看見甚麼，竟然這麼灰心呢？一言以蔽之，是人心背離，大勢已去，「總統府」裏的裏層會議，愁容滿面，甚麼都清楚了。會無可會，趕返廣州，收拾行囊。他的老婆帶着細軟，早已落港，三個星期來，TV是在忙於找替身。余漢謀飛穗與其勸薛岳出山，就是為此。

這麼一來，於是而余漢謀替他做了「廣州綏靖主任」，薛岳在粵省主席上討價還價，張發奎則當「海南海防主席」，而國舅呢？則要做「赴美特使」去了。

回憶卅六年十月，國舅南來了，聲勢洶洶，開出了建軍和經濟建設的支票，要在南宋攪個偏安小局，老將對他的期望甚殷。一年了，兵敗于東江，琮崖，勢窮于北江，潮汕，陳一林與王國權一變，國舅才知道身非軍人，掏腰包來攪軍事，真太外行，收買漢奸土匪政策

，也礙手礙腳，放心不下。而所謂「經建」呢？除了搜刮之外，毫無建樹。元旦早晨在南京就因此被老蔣臭罵，廣東環境複雜，舊四軍系，十二軍系，陳老濟系，李福林系，薛岳系，對宋都是外貌親善，心懷叵測，國舅擺公債，攪外匯，真是頭頭是道，至于攪軍事呢？就大傷腦筋。時至今日，「沒有兵攪個鳥」，雖有直昇飛機，亦何用哉？據廣州政界傳言，TV從來不肯「屈駕」，這回余漢謀遠居東山保安街，TV竟然驅車過訪。余面交蔣總統上諭說：「廣東軍事僵局必須從速打開，韓奇兄人事地勢均熟，可與共商，由其負責穗綏署事務。」云云，國舅落得做個順水人情，說：「韓奇兄肯返粵幫忙，是頂好的了。」於是老余飛南京，要軍火，要「練兵」權了。國舅的「省政府」也準備交代，溜之大吉。這幾天的廣州因為「軍政大員」的調整，發生種種看法，老百姓是說「宋國舅塌台了」，「南京倒瀉籬蟹，廣東大官師傳都無辦法」，而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為：余漢謀等正圖與失意軍人大聯合，負隅一方，效過去南天王做法，割據廣東，然而時

代變了，余漢謀有何謀？

話又說回來，宋國舅並非碌碌無所短長，實際也很有幾手的。他有「理財」家的縝密頭腦，他的計劃很多，他有錢，有勢，有面子，他的「官邸」門前，擺滿了「省市參議員」，「國大代表」，「立監委」諸色的新汽車，每日待候維護，一呼百諾，他把廣東的縣長換了百份之七十以上，擺好自己的棋子，

## 撤退聲中的青島

青島形情的混亂為開國五十年以來空前未有的現象，感傳華盛頓正在考慮撤退青島美國海軍的問題，南京美大使館方面消息，認為撤退青島美駐軍是可能的。市上却買不到東西，即使什變市價錢也不到，人們麻木了，對這情形也不為怪了。現在盛行的市面錢有的逃難狂，逃離上船的人們行李帶不下了，便碼頭上當場出賣，很好的西裝祇須幾百塊一套，上了船便認是莫大的幸福，可是他們不知道南京人也在逃難中。李先良剛下台的時候CC所控制的市黨部，開了一個馬後炮（李本人也是CC），說他阻礙職業黨員轉業，要呈請黨中央予以永不錄用的處分，李先良是觸了一頭跑到南京去訴苦去了。繼之而來的政學系三流角色劉學遂，剛一來便大刀闊斧的裁去CC們控制的衛生、民政、地政三個局，可是江西方面的人卻絡繹飛來，市府大樓成了江西同鄉會，從民食調配會每天撥麵開伙食供這些老表們白吃白喝。

他可以處處裝慷慨，掏腰包，建廠，建黃埔，建水利河堤，但他又處處打算盤，幣改一下，套匯一千萬。他又可以自辦台煤，炒起黃埔地皮，樣樣都不虧本，他可以收買土匪漢奸，他還有直升飛機，他到任半年，除了來往港穗京滬之外，並沒有巡邏各縣市，就能大談縣政改革與民選縣長。

記得勝利初期，廣州有過一隻民話，那就是：「拍錯手掌，燒錯炮仗，搭錯牌坊，迎錯老張」（張指張發奎）。因此不少人對宋國舅上台，張發奎下台，就滿懷希望，以為廣東總會攪好一些。然而事實的答復却是「一蟹不如一蟹」，於是大家又失望了，對於宋的走，好些人又用炮仗「歡送國舅」了！

# 平津四位新市長

江東

天津易手，北平局部和華北兩大城市的人民市政府相繼成立。北平市長葉劍英，副市長徐冰；天津市長黃敬，副市長張友漁，都是文武幹才。這裏讓我們介紹他們的生平：

## 文武雙全的

### 葉劍英



當北平浴在曙光的時候，北平新市府就在郊區成立。由葉劍英將軍任市長。葉將軍是廣東梅縣丙村人，生於光緒末年，那正是種族革命激昂澎湃的時候，葉肄業於同盟黨人所辦的丙村三堡學校，耳濡目染，飽受革命思想的薰陶。「三堡」畢業後，再入革命黨人所辦之梅東中學，越六月，梅東停辦，轉入中山中學。迨畢業，即進雲南講武堂，再經過講武訓練，他長期參加軍旅生活，孫先生廣州蒙難時，他任海軍陸戰隊營副。

陳炯明叛變，他任粵軍第一軍

軍長張民達的參謀長，回師返粵討陳，張民達所以能兩次東征勝利，端賴葉氏的運籌帷幄。

清黨前，他和張民達，許崇智等，成為將的對頭。當時他在吉安任師長，蔣視之更如眼中釘。

北伐初期葉參加四軍返粵，任四軍教導團團長。

民十六年，他參加了有名的廣州暴動，失敗後，間道離粵，赴莫斯科學習軍事。并曾赴德考察。

回國後，在江西蘇區任紅軍參謀長，參加了突圍和二萬五千里長征。

抗日統一陣線成立，他任中共駐京代表團之一，南京撤退，任十八集團駐漢辦事處處長，和周恩來一樣，經過長時間的談判生涯。

慘勝後，重慶舉行政治協商，他是代表之一，由延安再飛到重慶。

軍調部成立，他是中共的主要代表人，軍調部撤銷，他重返延安，策劃戰鬥，繼續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參謀業務，正因此文武

雙全，今後當能以戰鬪的精神，建造新的大城市，新的北平。

## 個像磊落的

### 徐冰

濟南易手後，首任新副市長是徐冰，北平易手後，首任新副市長又是徐冰。

正如黃敬的本來姓名是俞啓威，徐冰的本來姓名是邢萍舟，因為他用的筆名是西屏，一再諧音，於是成了徐冰，當徐冰的名兒天下傳的時候，邢萍舟却漠漠無聞。

生長於河北省南宮縣的一個大地主的家裏，他的父親，曾任國會議員。民國九年，他到柏林大學學經濟，在德國參加了革命組織，民

十年冬，到了蘇聯，入孫逸仙中國勞動大學（簡稱孫大或中大），當時參加法文班的共有九人，記者可以記得的，除徐冰外，是李誠九（湖北人，湖南建設廳長），熊保頤（湖南人，山西要人賈景德的外甥，曾任南京立委，抗戰後溺死於長江途中），谷正綱，谷正鼎，李梅羹（已死）和王深林（中國農工民主黨組織部部長），當時徐一面作學生，一面替德籍教授作翻譯。

民國十六年，他回到國內，在山東工作時，被孫良誠逮捕，幸而

不死，却坐了將近三年的監牢，之後僥倖出獄，繼續在上海，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直到抗戰初期，才公開出面，從北平到了武漢。

在重慶，他担任周恩來的秘書，兼任新華日報記者，陪着周氏過了幾年「談判生活」。

憑着他個像磊落的作風，辯才無礙的口舌，胆大心細的處世，熱情誠意的對人，以及連醉不醉的酒量，他不僅作為中共的優越幹部，也作為統一戰線的「紅星」。在重慶，許多場面中，座無徐冰，舉座為之不歡。

慘勝後，他以軍調部祕書的資格，重返北平，「調」而不成，他便回到「解放區」工作。

當華北名城濟南易手時，他作了副市長，據說工作忙得連喝酒機會也失去了。而最近他正在北平城，準備那國際名城的新生大業，大概更沒有「三杯二鍋頭，一碟花生米」的閑情逸緻了。

他的夫人張小梅，和他是近同鄉，是河北革命前驅張西園女士（已故）的妹妹，在許多年革命圖爭中，和徐冰并肩作戰，因為他的才華和能力，許多男女朋友，對他都很敬而愛之，表現得最敬最愛的是徐冰，最後，應當提起的是在學術文化圈內，他作了不少努力，首先他把「共產黨宣言」，由法文譯成中文的譯者。

二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普遍發達，他也是一座橋樑。

行政幹才的

## 黃敬

如果說現代是父與子的時代，從俞大維和黃敬的關係，可以反映出，因為黃的原名叫做俞啓威，是現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長俞大維的胞姪，十餘年前，黃敬正以俞啓威的名字，在青島山東大學讀書，學的自然科學（物理），但是，他却熱心於社會科學（物理），而且不僅作書籍理論的鑽研，實際上參加中共的地下工作。在青島他和一位諸城的李女士結婚，共同參加工作，因為其工作機關被破壞，夫婦同時被捕入獄，經保釋後，始南歸，李女士參加了陶行知主辦的大場工學團裏

工作，也因此姊姊俞珊，正在以演「沙樂美」和「卡門」馳譽劇壇。

一九三七年冬，他與李女士到了延安不久便離了婚，李女士加入魯迅藝術學院，他就到晉察冀邊區工作，曾任邊區人民政府聯合企業廳廳長。

日寇投降，張家口第一次易手時，他被任為張家口市市長，本年九月，被任為華北人民政府委員，因為十年鍛鍊，使他成為一個卓越的行政人才，天津易手，他是一中共所派的人才。

滿腹經綸的

## 張友漁

在表面上看新任天津市副市長

張友漁，是並不漂亮的人物，一口老西腔調的口音，一臉不大不小的麻子，但是他有漂亮的學問和能力，半生中有許多不平凡的經歷。從政，教書，辦報，寫文章，無不件件漂亮。

他是山西靈石人，今年四十九歲。出生在中農的貧乏家庭，由於本身的努力，居然讀完大學，東渡日本，繼續深造，他的大學生活一直在北平渡過，在北國風雪中，他經常穿著破棉衣，口袋裏裝上兩三個饅頭或燒餅，埋頭在圖書館看書。

從日本回國後，他曾做過許多軍隊中的幕僚，許多開報館的主筆，許多間大學的教授。

抗戰以後他在晉察冀邊區工作

了一個時期，一九四一年，到了香港，任華商報主筆，珍珠港事變後，輾轉赴渝，替重慶的新蜀報和時事新報寫社論。

「政協」時期他回到重慶，任中共代表團顧問，專為憲法問題盡力。兼任新華日報總編輯，社長潘梓年到滬後，重要社論，都出自他的手筆，即在此時，陶行知創辦社會大學，他被聘為新聞系教授，雖在百忙中，從未缺課誤點。深得同學衷心擁戴，被譽為「偉大的教授」！

隨着政協破裂，他和其他留渝中共人員却在重慶被孫元良扣留起來，終於被逐而撤退延安，前年他就任晉察冀魯豫解放區副主席，去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後，他曾參加華北人民參議會工作。

## 岡村寧次應該判刑

高平

國防部戰犯法庭最近宣判日本前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無罪；同時與其他戰犯二百六十名移回日本交還給麥克阿瑟的總部。

作為一個曾被日本侵華軍蹂躪欺辱的中國人民，我們有權利對國防部戰犯法庭的這一措施提出抗議。我們認為敵酋（中日和約尚未締定，戰時狀態不能即謂停止，因此，我們仍舊應該稱之為「敵」）岡村寧次的宣判無罪和其他戰犯二百六十名的移押完全是一種不合情理

，自取凌辱的措置。

岡村之「無罪」，據說乃是由於一切奸淫燒殺等等罪行的都是岡村前任任內所發生的事，所以不應該由岡村負責，我們姑不論此說是否屬實；即使我們承認了岡村任內沒有奸淫燒殺之類罪行，我們也要正告負責戰犯審判的國防部的將軍們是你們弄錯了，因為你們所審訊的對象並不是普通的刑事爭執，而是發動或從事侵略戰爭的破壞和平的罪惡。奸淫燒殺等罪行的實證引用到刑事

犯的身上是對的，可是硬要憑奸淫燒殺之類的罪行才來判處戰犯的刑責，便是漫無原則的錯。

戰犯岡村是應該判刑的，因為他的侵華軍總司令部的便是破壞和平的樞紐，身為總司令的他便是充分構成了破壞和平的戰爭罪行行為。作為侵華軍總司令的岡村，便是代表執行着軍國主義的全日本侵略制度，而這樣一種軍國主義的侵略制度，其本身就是犯罪的。我們更不可以拿什麼「奉命辦理」

之類的话來替他開脫，因為細細按岡村的生平出身，他之官至大將，位至侵華派遣軍首腦，便絕不簡單是「奉命辦理」之事。假如能够讓岡村這樣的人拿所謂「奉命辦理」來推諉，那麼我們便可乾脆連東條等輩也無須刑責。因為拆穿了納粹侵略者的一套，他們所藉口的原都所謂「優生學」「優勝劣敗」一番的「天命」。

至於其他戰犯之移解，據東京方面表示說，乃由於中國局勢之演變，恐怕一旦落入中共之手，沒有好收場。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也即南京方面的意思，我們也不

知道這意思究竟是先由東京發動抑或是先由南京發動？我們祇是這樣看，儘管今天中國的局勢在演變當中急遽發展，但憑着中國人民幾十年來苦難生活的經驗，總能够迅速的把這局面平定下來，鞏固起政府力量，這批戰犯，總會有我們自己的政府來合法處置。東京方面如此表示，南京方面方面如此做法，我們固不願疑心有它，可是在蔣介石先生元旦文告，是在將介石之後的今天，如此表示和如此做法，總教人多少有一種中國法統或者已經移到美國麥克阿瑟總部手中之感。

# 秘密使者黃紹竑

之微

他但，持支的潮任李了却忘會不他  
。了上北却李而，港香了到

(香港通訊)在小諸葛白崇禧發表了所謂「以戰求和」的主張之後，在河南，湖北，省參議會以及武漢各界人士發表了求和的文電之後……桂系智囊黃紹竑却到香港來。許多場面都由他的夫人之一，蔡鳳貞女士奔走，對於黃紹竑，這位「南國宿將」，知道他的注意他的，該是不在少數，他這次做些什麼，也應為人注目，爲了想解他的今天，應該先了解他的過去，於此我們且約述一下他的生平。

## 他怎樣發蹟的

黃紹竑，號季寬，廣西容縣人，依據該縣志所載，那個縣是楊貴妃的故鄉，如果這是事實的話，自從楊太真「馬嵬殉國」之後，該縣山水英靈之氣，遂不鍾於女子而鍾於軍人，因此容縣被稱為廣西出產軍人的名縣，其中最有名的是黃紹竑和黃旭初。黃紹竑出身於廣西陸軍小學及保定軍校，隨着陸軍部隊打到廣東，後來又被打回廣西，在梧州當了一名營長，擁有破槍不足百枝，那時，恰值李濟深回桂任西江督辦，兼粵軍第一師師長，對黃甚爲扶植，當時鄧演達做李師的兵營營長，官職雖不高，但是李的最親信的幹部，有一次鄧演達以師長名義置酒高會請的主客是梧州當地土霸軍人黃保初，酒過三巡，鄧起立發言，要黃下令所屬。繳械改編，就在這類似鴻門宴的場面中，黃保初只好親下手令，把他所屬的七百多枝槍交出來。事後李鄧便把黃保初的槍全部交給黃紹竑，即因此黃得到了一批大的資本，起家立業。

之後，在粵軍第一師協助之下，桂柳相繼易手，從南甯出發，以李宗仁爲首的定桂軍與黃紹竑部會師於桂林，廣西從此底定，黃便作了廣西省主席。

## 張、楊恢復自由問題



蔣介石先生引退以後，繼統的李德鄰氏曾經宣布了七項所謂「祥和的措施」，這裏面

有一項積年的懸案，便是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的恢復自由。

張楊的失掉自由是遠從民國廿五年的西安事變開始，那時已正是「戡亂」的前身「剿匪」，「剿」得難以下落的時候，那時也東同是民族敵人（那時是日本）剪凌壓日趨緊迫的時候，於是這位東北軍的統帥張學良和西北軍的首腦楊虎城聯合起來，向他們的「剿匪」最高當局，代表喊出人民的心願，要求停止這種自相殺害，也就是同於自殺的內戰，而與中共攜手，一致對外去抗拒外來的民族大敵，雖然，這是全人民的心願，因全人民力量的擴大和團結，而得終於停止了那時的內戰，啓發了後來的「七七」神聖抗戰

，可是也正因爲這全人民力量的抬頭，而「觸彼之怒」，張楊兩氏便經「軍法」判處了十年徒刑，不過，記憶猶新的，由於當時「剿匪」最高當局的「寬大爲懷」，予人自新，曾經請准了死去的前國民政府林森主席，對張楊兩氏的刑責，宣佈「特赦」。可是，奇怪的在這「特赦」以後，張楊的下落卻不見了明文，聽說楊氏曾經出國，不久即被「召」回，張氏則在抗戰八年中被輾轉遷徙，失去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甚至引起了不少人對他們二位的生死之謎，嗣後，每當大局轉好，政治復蘇的時候，釋放張楊的呼籲便會提出一次，可是卻總又因爲大局的逆轉，跟着政治的晦澀，而不得解決，直到這次李德鄰先生的宣告爲止。

可是，李先生的宣告，至今也將近一月了，被公開了看管張楊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和重慶市長楊森，起初推說還沒奉到釋放的命令，可是推總不能推得長遠，後來

文思

便祇好用「拖」來應付，分別電復李德鄰先生說命令奉到了，不久即可釋放。這不久，我們便不知將拖到幾時？據御命飛台代表李氏面晤陳誠與本案有關的程思遠氏說：是要拖到程氏返京解決了執行技術的問題以後才行。可見得前途仍有波折的可能。

就事論事，張楊的恢復自由早就該立付實行了。雖然，南京方面頗有意思把這問題作爲謀和的終南捷徑。可以，記者卻這樣認爲，恢復張楊自由與謀和是兩樁事。張楊並沒有被監禁的理由。雖然，南京方面爲了表示自己謀和的誠意是這樣作，不過，我們的看法是即使在那沒有「和」的意向的時候，也就早應該這樣做了，因爲從張楊全案來看，釋放張楊乃是政治的常軌，假如說是因爲自己要想表達謀和的「誠」意，才去釋放張楊，此時此境，不啻是一種市恩以要好的行爲，我們是不贊成的！

北伐期間，經李濟深的援引，李宗仁作了第七軍軍長，白崇禧作了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李濟深），黃兼任了第八路副總指揮（總指揮為李濟深），同時仍任廣西省主席。

## 搭上政學系

直到李白在武漢失敗，桂軍呂煥炎被陳濟棠誘買而「叛變」，黃才從廣西跑到香港，過着寓公的生活。

十九年，李明瑞，俞作柏在桂失敗，黃紹竑再返廣西，不久和張發奎部隊，在小北江打起內仗，白泥之役，桂軍敗北，全師縮回廣西，又不久李宗仁陳濟棠又結合起來，在廣州上演「非常會議」，黃紹竑於是再度從廣西到香港恢復了寓公的生活。

從此而後，桂系的李，白，黃，黃，去了一黃，黃旭初則和李，白鼎足三分，自稱為「廣西三傑」，黃紹竑則搭上了政學系的線，作起內政部長，鄂主席，浙主席等等大官。

## 桂系變到今天

經過慘勝，經過內戰，時局一天一天在變，桂系——李，白，黃（紹竑）之間的矛盾，忽而又統一了。當李宗仁活動「副座」時，黃居然大幫其忙，出錢出力，彼此打得火熱。

變到今天，李，白成了「戰犯」，黃成了閑人，當白崇禧在武漢「以戰求和」……黃又來到了香港。

從過去的歷史看，沒有李濟深的支持，黃紹竑不會在廣西起家立業，李，白，黃也不會飛黃騰達，以今日，在一切在變的今天，李，白，黃自無不會忘却了往事，忘却了李任潮。

可是黃初次到了香港，而李任潮却「傳已離港」了。現在黃紹竑又再度赴港了。這位桂系的智囊，有什麼感想呢？似乎李義山有這麼兩句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 究竟誰在「違憲」？



據說程思遠所謂的「執行技術問題」，主要是由於張楊之被幽禁，在法律上無案可稽，釋放權限，亦非操諸省府當局之手——見新聞報台北五日電。一切善良的人民對於張楊之被禁都表不平，而在讀過蔣介石先生還沒引退之前，以他「總統」的身份，發表那有名的元旦文告的今天，再看程思遠的談話，則更無限感喟！

蔣先生的元旦的文告中，期期以中央對「憲法」必須遵守，對「法統」不容破壞為重。可是誰能想到在「憲法」的國家裏，張楊之被幽禁，竟然是在法律無案可稽！在有「法統」的政府下，李德鄰先生以「代總統」的身份宣告恢復張楊自由之後，竟然會釋放權限亦非操諸省府當局之手，寧非怪事？從這裏我們又想起了自從李德鄰先生繼「統」（恕我們此處不得不用括號了）以後所出現的一連串問題，李氏主「和」，李氏屬下的

文思

官員像薛岳陳誠等卻公然主張要「戡亂」到底；立法院并不同意遷都廣州，行政院卻已然是我行我素；此外，中央銀行金銀運命南運，某些部隊擅自移動……等等，無不使人疑問：「憲法」何在？「法統」何存？蔣介石先生在他當政的時候，為了恐怕小百姓們達「憲」背「法」，於是延長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訓政」時期，前後共達二十年，這部「憲法」實行以後，蔣先生代表國民黨還政於「民」，跟着依然還是蔣先生代表小「民」重又接受了這樁大「政」，形式雖然

改變，上面的那一些問題卻都未見發生，於是這「憲」法便賴以立，「法統」便賴以存。不想這回李德鄰氏將先生還「憲」依「法」的代替「統」以後，經過蔣先生「訓政」訓了二十年而且曾經身為「訓政」領導人物的「薛岳」「陳誠」「行政院」「中央銀行」「部隊」等，竟然便都先小百姓們表現了違「憲」背「法」而無「統」起來，請問是誰之咎？我們不問這部「憲法」的是非，但就「憲」論「憲」，我們仍有權力追究，誰在違「憲」的責任。

## 設賭局拉壯丁

（湖南邵陽通訊）建治鎮第十二保長沈有民，爲了要交壯丁，用賭博來引誘未成年的男子。鄧必瑤去賭，到了第二天，沈保長就去迫他還錢。可是鄧必瑤那裏有錢？結果沈保長說，沒錢就賣壯丁，可以有錢了，鄧必瑤就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叔父，他叔父說，賣壯丁不可以，他去想法還錢，並責鄧以後不要再賭。錢還未找來之前，沈保長即把鄧必瑤送至鎮公所，十六日鎮公所亦即送解到縣府，接着又把鄧解至邵陽團管區了。

# 天府之國的憂慮

賀志

## 安川的方案

(重慶通訊)在不久以前，四川省政府大禮堂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座談會，到會的人數有三百餘人，其中包括川省宿彥，省府委員，各廳處長，國大代表，立監委員，大學校長，社會賢達，民青兩黨川省負責人，和鄧錫侯，王縉緒等，他們都是應王陵基的邀請而來，參加這個衛川安民的座談會，共商安川大計。

王陵基主持在個會，他首先說：「(一)省府站法定立場，不論任何事情，決不能有違法令。省府將接受各位意見，轉呈中央，向中央建議。(二)最近在軍事上表現得很不利，但勝敗乃兵家常事，且中央還有大軍未動，又有友黨合作協助，局勢決不會如此悲觀的。(三)四川的軍事防線，中央認為是第三線，本人雖不能說在軍事上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本人是軍人，軍人的任務只有拚向前殺敵。(四)有人說：四川另有什麼打算，這是言不名不順的說法，本人擁護中央，超出政府法令以外的事不作，並儘量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接着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致詞，他說：「四川的安全繫於大家

的合作，希望大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受任何宣傳和利誘。」鄧錫侯發表意見說：「我希望大家自衛保鄉，做到人不離槍，槍不離鄉的地步。希望大家捐棄成見，精誠團結共渡難關。」

王治易的長子王澤濬此次參加徐州會戰，在黃百韜兵團內任軍長，三次負傷被俘，他慨嘆的說：「長子此次被俘，我很感到歉然，因為軍人被打死不算一回事，但不能被俘。他又說：「我曾向中央建議很多，但因我人微言輕，建議多未實行。緊要時不要慌亂。富豪們一聽見共軍來了就驚慌，一等逃美國，二等逃香港，三等逃台灣，四等逃雲南，我們是五等，無法可跑，只有一拼了。現在我勸鄧晉康(錫侯)先生上任，爲了四川，有病也得去，只要我們自己起來。」

從這些可以代表四川負責人的談話裏，我們可看出目前四川的憂慮。無疑地，四川的團結是差強人意的，這正是四川的缺點，抗戰前，川省內閣，戰時及戰後，表面上四川雖然團結一致，但骨子裏却各自懷着鬼胎。現在，川省求真正的團結，大家赤誠相見，共渡難關，這是川省人民的福，也是王陵基聰

敏的地方。

座談會後第三天，川省參議會特擬就了「禦匪安川方案」，內容分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軍事方面：成立機動性之民衆自衛軍，由四川民衆自衛委員會統制，以有軍事才能者任委員，主委的推選方式產生。設總指揮一人。縣市局設民衆自衛兵團，一等縣設兩團，三等縣設二大隊，四五等縣設一大隊，幹部由在鄉軍人選任，壯丁由各縣自徵，武器請求中央補給及借用民槍，所需經費以運用中央還川借款爲原則，不再增加人民負擔。政治方面：成立一集中全川意志力量，收拾人心之總機構，該會名稱未定，主要任務是與省府取得聯繫，並協助推進安川之責，其職權不僅及於計劃，且有執行自衛權力。經濟方面：請中央不再運五十元大鈔來川，省蓉央分行所存金銀不再外運，准川省發行地方流通券，中央在川稅收，撥一部份作職建用。

## 防務和川軍

所謂安川方案雖大體擬就，但川省的主要防務，仍然倚賴川北天然和人工兩得其力的大巴山防線。這被稱爲川省的「馬奇諾」，是經過一年以上的時間修築的。大巴山附近縣份，都實行緊急戒嚴，並駐有重兵，全川上下對此均寄予莫大期望。山東與鄂省聯防，省邊縣份亦駐重兵，嚴防共軍，這些防線配合着地方武力，實行鄧錫侯的「人不離槍，槍不離鄉」的主張。提起鄧錫侯，川人就想到「川

陝甘邊區綏靖公署」這個衙門，自從鄧氏辭去省主席，去京滬逗留了很久，再回到四川來之後，他個人從各方的表現上是非常消極，對中央任命爲「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一職，遲不赴任。雖然川人望他去守衛川省大門，雖然中央答應他赴任後決定增加他的兵力，但他以病爲藉口，一再向中央懇辭，這中間曾經難爲重慶綏署主任朱紹良，並曾赴成都促駕，然而鄧錫侯仍然以「身體衰弱」爲詞請朱轉呈中央懇辭，並表示願任重慶綏署副主任，現在雖然中央已准鄧氏的請求改任，但川人却仍希望鄧氏能够出川防衛，所以在川省座談會上，王治易以玩笑的口吻向鄧說：「你出川，我可以保證中央增加你的兵力，爲了四川，有病也得去，何況你現在有的是正式名位呢。」從他這談話中，可以看出川人對鄧氏出川期望的殷切。

四川現在的軍力，有羅廣文一軍，方靖，劉勤持，黃逸民等三師，保安團十團及地方武力，最近又聽說中央允許川省成立二師，以加強防務。以這些力量來說，共軍要進川，恐怕也是一件不易的事；但是，川省所憂慮的是人的問題，團結的問題，雖然王陵基一再強調川康渝的團結一致，但是若果各人以私自利益爲出發點，恐難收到預期的效果，這是川省人民的憂慮，也是王陵基和其他軍政首長的憂慮。

## 物價的威脅

川省一百四十餘縣，在幣制改

革之後，普通開輔幣荒，雖然政府有延長收兌法幣日期命令，但比較邊遠的縣份，却沒有得到此項消息，加以人民知識程度較低，所以普遍發生拒用法幣的情事。沒有輔幣怎麼辦？各縣地方於是自己發行輔幣券，由縣商會與省銀行縣分行合作發行。沒有發行地方輔幣券的縣份，也有流通舊銅元，或舊幣的；與渝市相距不過百餘里的北碚地方，竟用民廿九年中華書局印行的五角法幣作金圓券輔幣使用，地方當局無法禁止，人民也只好糊塗地使用，這不知是誰發行的，也不知其基金若干？

物價飛漲是全國性的，但川省人民所受的威脅却遠較其他地方為大，也遠較其他地方為苦，抗戰八年，我們不能否認川省人民的偉大供獻，這三年川省民衆也竭盡其能，但是號稱爲「天府之國」的今日，却已經是路有餓死骨了，所以，各民意機關紛紛請省府設法解決物價飛漲的威脅，但省府又有什麼好辦法呢？川省人民對物價的憂慮，恐怕是第一感到困難的事情的威脅吧！

## 美援和農村

前不久，中美要員合組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主委蔣夢麟，及委員晏陽初、沈宗瀚、莫榮新、貝克及隨員等一行來川視察農村情形，以作美援之獲得的初步工作，視察的對象是農村，但他們視察地區却僅僅是北川的實驗農場，璧山的實驗農場和鄉建學院等地，這些都是陽

初博士主持的，在技術和設備方面，都比較廣大農村的要求高明和完備，我很疑惑委員們視察這些地區，就可以作為全川農村的縮影？美援即使得到了手，如何去建設農村呢？

四川是農產豐富的省份，農田的面積佔全省十分之七八，這廣大的農村建設，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省府建設廳曾擬訂了一個農村建設計劃，其主要點分爲：（一）實行二五減租；（二）各縣鄉鎮普遍設立農會組織，保障農民生活；（三）成立農業推進計劃委員會，改進農業。

這些在計劃上是美好的，但是在普遍艱難的今日，實行起來困難定多，是否會如理想的定期完成呢？任何人都不敢說，這就是川省的憂慮。

## 阿根廷地價大漲

### 買主都是中國人

（本刊特訊）可靠方面獲悉：南美洲的阿根廷，各大都市的中心區，地價近來突然大漲，每方尺漲至二千元，而賣主則多爲中國籍人。這是說明國民黨中的達官要人，現都紛紛作後計，將資金移到美洲最遙遠的地方去。這種說法並不誇大。從巴西最大國主爲蔣宋美齡這一事實看，是至有可能。

## 上海人的自救

逢源

東北，華北相繼易手，華中，華東先後變色，內戰的烽火已經燒到了上海的邊緣，連最近所在的啓東，也在上月廿八、廿九間宣告「解放」，上海人是急切的需要解救自己上海問題。

早一向聽說有一批大人先生們發起了一個什麼「自救救國會」的組織，市政當局方面對於這個組織雖然不會取締，但好像也有所不便的予以若何支持，倒是美國司徒雷登大使和海軍白吉爾中將，對此之間，似乎倒還頗感興趣。於是道路傳聞，該組織的目的，似乎是準備在軍事情況萬一緊急時，以中國人民的名義請求美國海軍登陸保護，而最好的希望，則在促成上海市的國際化，髣髴當年租界時代的共管。我們不知道此等道路傳聞，雖說空谷來風，是否即屬可靠，祇是就這樣的希望和目的看來，所謂「自救救國會」也者，說禍國則有餘，充極也不過是「救」了此輩大人先生們自己，至於與普上海的老百姓，那是無關的。而其盜用名義，則當預爲提防的。

上海，由於它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畸形發展，多少年來，它便負担着政府財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開銷，同樣的由於軍事政治情形的發展和改變，它更連本帶利的負足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這一「以上」便是

超經濟部份的）老虎債。我們真應該替五百萬「罪孽深重」的上海市民叫冤。

譬如說，這趟新春初五庚子紅盤所起的漲風，刺激了全面物價的波浪，加深了小民生活的哀懼，不少的人似乎都把這歸咎於游資作祟，投機家的操縱，甚至市場中人也有的新漲風是由於舊漲風伏太久所造成的說法，可是我們試一追究，當即知道，這種論調卻又似是實非。東北，華北，不在戰區，華東，華中大部在戰區，不在戰區的一小部用袁大頭，西南用地方幣，華南用港紙，中央印製廠印了格許多的金圓券，也是說製造了格許多的金圓券，不朝上海擁來，與風作浪，請問更向何處去？

因此，今天的上海問題，沒有別的，祇是怎樣丟掉這內戰的累，因此，對於李德鄰先生談和的號召，對於上海代表顏惠慶等六人的奉使，對於傅作義將軍所領導下的北平和平，上海人應該特別重視，努力促成。

全上海人，無論工、商、市民，祇要不是官僚資本家的門蔭，祇要不是內戰英雄們的袍澤，都應該拋棄一些互相間的成見，嫉視：團結起來，用團結的力量去爭取理想的和平的實現，因為除了那些官僚資本家的門蔭和內戰英雄們的袍澤，都是同樣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

折八人個 折五七廠工校學體團關機館書圖

郵法或知，爲一購四清函，誌專五，出定郵種（政辦講改恰不五書）楚請爲時人折圖機板上局請一信理書定遇合，凡，開使，辦算書關社列匯價箱，其享與定均參以立籌附理。館，定什下之凡二（均他刊趣戶可加便總銷有）（定學價誌。金預四六可難時時享自當發便賬並三十條八）（圓定〇）照誌，所受由事票利單于（十，折均二五上九來讀，均或定八定人。起，每定種工優可）百列號件者或可所雜折戶管務以次戶以廠待享凡元什。寄指隨退定誌優，理使，憑賬上，受人款。誌上定款時雜，待以。賬並黏發目者商團照私款，海辦，通誌認。後（目可收什，七號體原預由每

按原售來照  
特受價售來  
殊特受價售  
待優折八帶  
快為購先以  
煩麻購零少  
覆重斷間致  
訂改時隨以  
失損受遭致  
不刊停途中  
誌雜

七大利益

時事 展望 世界 知識 透視 大學 評論 新興 再生 政治 智慧 求是 新界 月刊 新風 雲集 中華 新蘇 中華 建設 亞洲 世紀 啓示 文叢 內幕 新聞 羣言 新開 天地 新聞 雜誌 新開 新聞 紐約 滄海 政治 新聞 縱橫 人物 勵進 人物 時局 人物 經濟 評論 經濟 評論 實業 金融

月月週月  
刊刊刊刊  
 法律  
 不半半  
定月週月  
期刊刊刊  
 半半半半  
週週週週  
刊刊刊刊  
 報  
導  
 半半半半半  
月月月月月  
刊刊刊刊刊  
 半半  
月月週月  
刊刊刊刊  
 一  
般

[illegible]

少年  
開明少年  
中華少年  
小朋友  
兒童世界  
兒童故事  
兒童報  
兒童良友  
新兒童報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蘇聯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詩人創造  
中國新詩  
文藝復興

人物志  
西風與潮  
論語與潮  
永安語  
宇宙語  
辛酉話  
春秋話  
藍皮書  
旅界維誌  
紅皮書  
七小紅皮書  
日談周報

[illegible]

電影 電影片話 電影叢書 電影書畫 影藝戲園 半月刊 世界電影 電影明星 大銀幕 影劇旬刊 影劇界 電影放映 電影新聞 電影評論 電影研究 電影藝術 電影教育 電影經濟 電影法律 電影政治 電影社會 電影文化 電影歷史 電影地理 電影科學 電影哲學 電影宗教 電影倫理 電影美學 電影心理 電影生理 電影病理 電影藥理 電影化學 電影物理 電影天文 電影地文 電影生物 電影醫藥 電影工程 電影建築 電影交通 電影通訊 電影郵政 電影航空 電影航海 電影鐵路 電影水運 電影陸運 電影空運 電影海運 電影管道 電影信息 電影網絡 電影數字 電影圖像 電影聲音 電影色彩 電影燈光 電影攝影 電影美術 電影服裝 電影化妝 電影髮型 電影腳本 電影編劇 電影導演 電影監製 電影發行 電影放映 電影經營 電影管理 電影法規 電影標準 電影認證 電影獎項 電影節慶 電影市場 電影消費 電影產業 電影就業 電影培訓 電影交流 電影合作 電影競爭 電影發展 電影未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編行者：新潮出版社  
上海三三三號

經售處

聯合編譯社發行  
五洲書報社

上海聯合書報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本期全圖五十元  
版後按期寄上，照例八

預約先交伍百元，出  
發時，款盡通知續定。